

隨

山

館

叢

棗

隨山館叢書自序

余年十四從童潤齋先生遊先生授之文選洎唐宋八家文敎以行文之法顧未久卽舍去弗竟學也後數年居廣州貧甚聞學海堂以詞賦課士漫應之時但爲膏火計爾而見者或以爲工輒來徵文旣入有司幕章奏書檄之外亦頗有文字之役因而時時間作然愜心者尠矣脫橐後置做篋中不復省視三十年來損失過半今年春甥姪門人輩搜篋中所存暨求之戚友家得文數百首錄爲一編署曰隨山館文集爲余所見因語之

曰吾文不足存也駢體才力弱又尠學殖固已無取散  
文初未致力不知義法爲何事則尤下矣況多出於道  
路奔走官書填委之餘牽率酬應有求工而不得者乎  
吾文不足存也而二三子猶私相傳錄止之不可迺取  
而刪之約存十之二三目之曰隨山館叢藁言其榛雜  
蕪穢不可以文集例也曩之所作差可自信者亦有三  
數篇旣失其本難於追記此所存者疵累匪一衰疾情  
竅亦不復刊改要以徇二三子之意而已編成輒書數  
語用志吾媿光緒辛巳秋日越人汪琰自識

隨山館叢藁卷一

山陰 汪璵

新涼賦

長秋苑中秋氣清。昆明池裏素波平。西風來幾日。涼痕  
如水生。一番疏雨有時歇。十里夕陽無限情。於時漢宮  
麗妾。唐殿佳人。雀釵九朵。鸞鏡雙身。念芳序之已晚。慮  
幽懷之莫申。扇輕愁重。衫薄妝新。抱雲和而不寐。啟鈿  
合以微嚬。若夫鏡檻年華。玉臺儔侶。人愛晚晴天。消殘  
暑。簾櫳則燕子年年。庭院則梧桐處處。旣中酒以愁余。

復吹簫兮和汝。碧闌十二可憐儂。紅豆一雙奈何許。至  
於妾居碧璫郎去紫臺。魂夢離合光陰往來。戀餘香於  
翠袖。憶行迹於青苔。輕羅小扇不忍棄。斗帳流蘇誰爲  
開。秋夢如煙。秋情可憐。碧雲千里。新月一弦。懷美人兮  
天末。念佳期兮昔年。拂羅衣而猶著。幸玉簫之未捐。於  
是撫景生愁。感時積思。聽涼葉於三更。憐涼花之一穗。  
草更綠而人遙。蓮微紅而粉墜。庭空則蝴蝶銷魂。池冷  
則鴛鴦少睡。望新雁以未來。託涼蛩以道意。

愍川賦

有序

光緒丁丑夏嶺南廣韶惠諸郡皆大水隄岸潰決數十處邨落田廬鳬沒魚爛不可勝計耆老相顧歎息謂數十年所未有也或言海濱多沙田下游無所宣洩水乃旁決爲患又或言山中發蛟故水暴漲是皆不可知要之豫備之道亦稍疏矣大吏旣聞其事於

朝又蠲俸興發分道賑卹縉紳士庶亦多出已貲汎舟運穀鬻粥平糶故雖諸郡竝苗而盜賊不起道瑾猶眇然而補救於臨時不若綢繆於先事也堯水湯旱盛世

不免金穰木飢歲行無定是固難以意測所可爲者人  
事耳使官吏士民咸修厥德隄防必謹蓄積必豫水當  
不爲菑菑亦當不爲甚害余旅食茲土目擊心惻爰述  
所聞見爲愍川賦一篇庶幾言之者無罪焉素不工於  
是體繁猥之誚所不敢辭

昔伊耆之光被兮邁洛水之滔天豈天吝夫棐忱兮知  
運會之適然彼九州之蕩潏兮胡一隅之足言念羣黎  
之凋瘵兮孰聽覩而可安茲黃隅之奧區兮實南交之  
都會厠五嶺而阡濱兮合三江之支派北瀕水之迅激

今踰洽涯而始大東臣佗之故邑兮踰循州而溯沛尋  
二州之導源兮初不踰都嶠之區外惟西江之巨浸兮  
自滇黔而東赴厯三四千里而颯以汎漣兮絡二十七  
江而藐以交沔溯牂牁以經始兮貫鑿峽以來下會霖  
雨之波漲兮合風雷而氣怒謂茲川之不可禦當兮匪  
東北之可亞胡今茲之獨異兮愚迴出乎恆慮丁疆圉  
之紀歲兮又長羸之暑修倏震靈之交作兮越三日而  
未休旣東流之驟發兮又北派以橫流嗟崩湃而洶湧  
兮越城野而竝夷彼千邨萬畝之繡錯櫛比兮賴一堰



以爲基豈龍鱗之或闕兮竟蛙竈之遽菑震陽侯之盛  
怒兮挾風伯以俱來雖山嶽其敢注兮何土石之勿摧  
賊變故之忽發兮雖欲肫避以何及提廬舍於波濤兮  
變江河於城邑紛漂流其孰援兮爭微命於呼吸置嬰  
媿於瓊瓷兮隨旋渦而呱泣胡殘賊之忍而勿恤兮惟  
朱提之能拾有大甕盛嬰兒懷中片紙裹白金書姓名  
年籍云有救者酬以金無賴子見之取其  
金仍棄  
兒水中登高邱以騁望兮觀洪流之湯湯傍有老夫揖  
余言兮旣有所自而患有所生羌海濱之斥鹵兮率築  
田以試耕旣尺地之可利兮與滄波而力爭驗下游之

日隘兮乃橫決而妄行慮鉅患之滋甚兮豈積弊不可  
以變更顧嶺表之民眾兮穀不贍於羣氓惟沙渾之日  
闢兮乃倉箱之歲盈試循常而究變兮利與害其猶相  
當亮斯言之非信兮殆猶拘於尋常溯先民之有言兮  
貴豫防而思患賊奔騰其忽至今兮安知非穴蛟之爲幻  
考月令而當伐兮雖一夫其可辦當未起其翦除兮固  
功倍而事半矧隄岸之纒連兮足侯遮而衛扞苟蟻穴  
之必懲兮詎鯨波之爲難吾言其猶未畢兮老父掉首  
而不留豈蠡測之未當兮乃貽譏於謬悠雖淺見而眇

聞兮固至理之可求更澄慮以渺思兮或闕夫診戾之  
所由信天道之曠遠兮實人心之感召占洪範之陰陽  
兮握古今之樞要徵五行之不數兮歷千禩而彌效願  
蒸徒之知警兮厲修爲而自劭念今日之猶幸兮遽振  
卹之有人旣方舟以亟濟兮復錫俸而勸分蘄流亡之  
亟復兮覩耆耄其如雲庶平施之有術兮修補助之遺  
文卜長養於

盛世兮占和樂以豐年諄曰祝融之墟水所宅兮尾閭  
爭趨若朝夕兮九原丈人胡肆虐兮豈厲岸氓媚海若

兮嗟彼赤子丁斯厄兮孰爲拯之登衽席兮灑沈澹災  
豈無策兮豫之時義吾將取諸易兮

瑤池賦

崑崙山頭倒影斜紫靈裾帔御飛霞瓊華光碧何人見  
爭道西池阿母家考山經而未詳惟仙傳之可讀派出  
金池波搖海屋傍瑤沼而分流映璇階而洞沕照垂髮  
以逾青窺仙眉之小綠當夫白雲初靜碧海無塵西華  
堂闢東日峯春黃竹歌兮八駿至青錦服兮九光陳覩  
玉流之清激疑絳河之通津若夫飛瓊不來元琳未見  
雙環掩耀七華罷宴授寶曜兮人稀誦華光兮日遠望  
微波之渺然感回流而宛轉明月流霞非耶是耶青鳥

顧影碧桃已花水冷岷流之藕路迷銀漢之查歌曰萬  
流漠漠無暫停虛靜明漪自受靈靈源涵太素金姿浮  
大冥波光一碧今何似夜半天風吹玉笙

鶴舒臺賦

海東一片紅霞上手把仙人綠玉杖西風吹客上高臺  
福地相看意蕭爽黃鶴一去白雲千年空山日月上古  
神仙問高真兮雖遠訪遺迹兮猶傳想飛昇之高躅憶  
安期而邈然當其東海暫辭南交來至金璧不留玉京  
可致避逐鹿之紛爭伴騎羊而遊戲開葛令之先蹤嬾  
浮邱之靈異賣藥經時誅茆何地念深山之闐寥遂聞  
雲之偶寄既而九還春滿一笑天空神遊世外迹棄簑  
中而茲臺也倚青峰而矗立臨碧澗之奔猗樹密無日

巖高有風雖故名之或改識舊址之猶崇蓋地異九成  
之觀而人思千歲之翁客有託志松門寄情蓬島不求  
九節之蒲願覓一枚之棗趁佳日而登臨及清秋而幽  
討遙看而獅海平臨下視而羊城近抱聆瀾水兮潏潏  
俯天風之浩浩念位業於真靈託遐心於至道乃爲之  
歌曰臺上有仙人騎鶴早遐舉鶴去不更來茲臺自終  
古又爲之歌曰臺空夜半月華明臺下泠泠泉響清此  
際何人吹鐵笛羣仙海上正相迎



代劉督部奏謝

頒賜剿平粵匪擒匪方略摺子

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提塘齎到軍機處遵

旨頒賜剿平粵匪方略剿平擒匪方略各一部

臣謹恭

設香案叩頭謝

恩祇領訖竊以在天垂象耀躔度於參旗上古靡鴻禧  
威稜於睚矢聖如軒后當轡野而殛疏肱治若陶唐討

疇華而誅鑿齒春生秋肅旣彰鴻造之無私月緯年經  
乃繼磨經而有作我

國家珠囊闢瑞璣鏡儀珍合九譯而共憬同文徧八紘  
而悉霑醲化顧以承平融裔煦育駢殷農土廣而螟蟻  
潛滋鉅溟深而鯨鯢胥伏囊丸交煽篝火爲祲五嶺東  
西初試莽蠡之螯兩淮南北爭營惡鳥之巢追勢極於  
鴟張乃形同夫螳聚一則憑陵要地效李特之竊據成  
都一則馳騁平原等公祐之驛騷淮甸蹂躪者凡數千  
里逋誅者幾二十年虺毒橫吹罔畏夫大都名城之阻

豬都妖妄詎容於

光天化日之中爰乃

聖策風行神機電發牙璋遣帥鼓鼙思將略之優羽檄  
徵兵荼火表軍容之肅庚鈴決勝百戰百克之謀甲籙  
開圖四正四奇之陣貝州礪石火賊心寒京口鱣鱓水  
仙氣盡始則妄思旅拒逞螳臂以無知旣而允叶師貞  
碎鯨牙而盡拔烏合黑山之眾乃次第以殲除鷹揚  
丹浦之威遂後先而耆定

星弧夜指光滅天狼露布晨飛烽銷地雁右粥左饘而

閭闔胥樂前歌後舞而干羽以陳欣看宙合之咸綏悉  
賴

廟謨之廣運勝殘振旅揮鞞知

王者之師保大定功垂筴觀

煥乎之盛蓋自道光之庚戌以洎同治之丙辰

三聖勤民聿隆郅治

兩宮合德式著徽音

申撻伐於

天戈正孤離於地典是以豹變籌略皆奉命於

軒經鼇極歡娛共承光於

媯鏡既彰

駿烈用泐鴻編

告太紫以成功

命汗青而紀實迹

德功於始事訖事遠勝武成二三策之文綜本末而大  
書特書何異元律六十篇之作布在方策仰

文武之不顯丕承垂爲典謨知

堯舜之乃神乃聖我

皇上堯牆纘緒

圖訓繩庥

貽垂而冊府尊藏

宣示而綈囊

頒賜

臣

術疏泰乙幸際

昌辰昔從負羽之征未諳戰略今荷

賜書之渥喜覩

昇平金版上供願效秋官盛典

寶文大學幸覩

夏后宏謨繼金川青海以成編仰

皇威之有截瞻灤水白山之佳氣頌

景祚以無疆所有感激欣幸下忱謹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駱文忠公奏議序

人臣告君之辭商周以前多見於經秦漢而降多見於史自唐宋以至

國朝人自爲集顯晦不一其尤著者在唐爲陸宣公在宋爲李忠定公二公之文體格不相似顧其詞理明達而出以忠愛之忱則相去數百年其揆一而已矣故相國花縣駱文忠公在咸豐同治朝以勲德重海內所爲章疏尤爲當世所稱邸鈔一出人爭傳寫擢川督時楚南刻駱大司馬奏議十六卷皆撫湖南時所作入蜀後



諸疏未之刻也公薨之十一年公子天保併已刻者合  
鋟諸木凡二十有七卷琬乃得而盡讀之凡公之所以  
固疆圉靖寇亂厲民生飭吏治者舉見於一編之中而  
於人才之賢否軍事之得失尤三致意焉雖未嘗致飾  
文采要其謀國之忠事上之誠讀者自可於言外得之  
有德必有言以視陸李二公殆無所於愧矣抑猶有進  
焉者宣公在唐事德宗猜忌之君所言固不盡用忠定  
當南北宋之交崎嶇艱阨之際所上諸疏幾於痛哭流  
涕當時亦莫之聽也而文忠公遭逢

聖明凡所陳奏朝上疏而夕

報可明良一德始終無閒用能戡定大亂鬱成中興此固陸李二公當日禱祀以求而不可幾者而公竟得之然則讀此一編非特考知公之勲業且因以闡見我國家任賢勿貳聽言勿疑足以比隆商周而非唐宋以來所能仰望於萬一也於戲豈不懿哉

光孝寺虞仲翔祠神弦曲序

光孝寺虞仲翔祠道光中方伯曾公所創建也地接番  
山人呼虞苑靈宇旣構貞珉復耀凡仲翔身世之遭遇  
才德之茂美諫諍之婁直君國之忠愛曾公一碑言之  
詳矣若夫崇祀於斯則猶有故嶺南經學風氣晚開雖  
高固作相曾進春秋黃豪好學能通論語而顓門尙寡  
師法未聞仲翔當流徙之餘值憂生之感猶復注經行  
世列舍授徒執業者數百人講學者十餘載縱居罪放  
不忘訓注辨昧谷而字分聊柳釋太元而篇著明楊布

易六爻嘗夢鹿裘之道士定書三事如糾麟鼓於經神  
足使東漢巨儒避其精覈南方學者得所宗師後世傳  
之流風遠矣且夫五管之地本兆離明兩漢以前罕聞  
遷謫自仲翔以後賢人君子後先相望昌黎潮陽之貶  
子瞻儋耳之行忠定新州之安置安世梅州之轉徙殊  
方萬里哲士千秋莫不嬰交廣之流離繼功曹而顛躓  
是則粵之經術仲翔有其功粵之流寓仲翔爲之始潔  
藻芹之肸鬻庀枌梓於靈區詠高山而景賢就遺宅以  
崇構茲之爲祠固其所已茲者碧苔繞座孰聞知己之

言青豆連房想見執經之舍棲神白馬之寺流涕赤烏  
之年薦馨香於無窮期靈爽之來格鐘魚晨夕絃管歲  
時用敷衽以陳辭代傳芭之製曲云爾

前後守寶錄序

魁公名聯號蔭亭滿洲人

前守寶錄五卷後守寶錄二十卷總二十五卷前湖南  
按察使魁公所錄守寶慶時官文書也咸豐辛酉於友  
人許見是書僅後錄中十卷其間書檄文告類皆明達  
曉暢動扼機要而上大府一書指陳軍事利害尤悉意  
灑然異之以爲王新建南韻書之亞顧未見公自序不  
知卷裘有幾卽公仕履所至亦未之詳也同治辛未見  
益陽胡文忠公遺集中有疏言公任寶慶衡岳諸郡以  
私財養士凡十餘年志趣公忠非庸俗所及請

賜三品卿銜幫辦湖北水陸營務事宜而巴陵吳氏敏  
樹梓湖詩錄中有輓王生治模詩序言公意氣軒豁生  
以肝膽許之公再守寶慶有前後守寶錄皆生所與簪  
畫始知公之生平與是書之所由始而猶未覩其全今  
年春始識公令子月山大令甫相見亟詢是書則原版  
散佚將謀重刻因力從臾之閱十月而刻成大令遂屬  
璩爲之序璩學識淺薄何足以序公之書願竊有不能  
已於言者

國家設官分職布列中外而府縣獨爲守土之吏今之

知府卽古之太守

去聲

守者守也言一郡之地皆所守也

廣西髮賊之亂蹂躪東南數千里所過名城大郡以數十計守土之吏或棄而不守或守而不能終守若此者無論已其能守者登陴枕戈池陞無恙固不可謂無功而一城之外人民部落摧敗糜爛者亦已多矣公獨倡守城不如守隘之議募勇士結鄉團分布險要使人自爲守又時時飭器械耀旗鼓取所募之士日試而旬閱之信賞必罰士有必死之志故所募僅二千人而其氣勢嘗若有數萬人者風聲所樹賊氣已懾又先事鉏絕



奸宄使無內訌外誘之憂是以賊陷興安全州歷永衡桂郴迄於長沙益陽環寶慶之南之東北凡千餘里而卒無一賊闖入郡境士民按堵不見烽燧此公保障無形之功豈不出於嬰城野戰者之上哉天下郡邑形勢不一固有不能不城守者然能守城者必知守隘不能守隘者亦必不能守城世俗之見以爲守隘難守城易往往縱賊入險困守郭郭卒之孤注無援陷沒相繼夫然後知公之才識出人遠矣兩漢郡守多知兵能辦賊如龔遂之於渤海祝良之於九真尤爲後世所稱然其

時太守事權重上或假以便宜兵甲財賦隨取以足都  
試可以肄卒徵辟可以得人故事易舉而功亦易成公  
再守寶慶當仍歲用兵凋劫之後公私赤立兵又恒怯  
不足用迺於艱窘危迫之中振厲奮發以結民心鼓士  
氣而上官猶有不亮者動以文法相繩公不悔不憤不  
激不懈堅忍委曲事卒以濟然則公之功之才猶人所  
共見至其苦心孤志則公不以告人而世亦或未之知  
也是書所錄書檄文告皆王生所屬草然亦受公意指  
而成使不遇公雖百王生何能爲而公自序不沒生姓

名又以生無年不竟於用深致悼惜則其當日肝膽意  
氣必有相結以誠相感於微者嗚呼宜王生之爲知己  
死也璩初見是書卽心慕公之爲人越十年而知公之  
生平又十三年始識公哲嗣獲覩是書之全復見其重  
錄以傳於世似亦非偶然者故於大令之屬不辭而序  
之如此

杜季英小樊川館詩集序

余與季英交十稔矣總角少年龐眉書客方衣慘綠有志殺青君夙抱義心素懷妍唱雲霞雕色期鳳翽之觀風雨如晦矢雞鳴之志以余頗同嗜好每得指陳丹青互加黑白無隱君之學詩實晚於余論其苦心非余所及歲在庚戌余遊高涼君爲長歌送之結響旣高陳義復厚河梁五字明月一心睠然而悲不能自已是年冬余返廣州復與君遇談讌彌日文情衛雲撫蕙晦之夕英證苔岑之心契出所爲詩屬余點定並乞一言序之

循覽再四距躍三百屬在相知之未敢以不文爲辭請  
狂芻言用徵蘭誼夫丹山紫鳳振歸昌之鳴赤水元珠  
爲象罔所得氣厚者聲自宏神靜者詣乃壹今之作者  
未爲無人而下士之蔽通人所羞亦可略而言焉一映  
之響不足娛耳千鈞之任遽以絕臆見道不宏負聲無  
力是曰褊隘其蔽一也掇儒干蘭作奚夏之用諸干繡  
褊間黼黻而陳蕭艾不分薰蕕雜進自號喬宇終病詭  
癡是曰綵襍其蔽二也琯瑤唐漢擗撫騷選皮傳旣久  
貌取自矜言陳陳以相因理翳翳而逾伏入於籠內失

其環中是曰附會其蔽三也欲祛三蔽唯有一言昌黎  
所云氣盛而已季英昭質內挺藻采外章精理爲文覃  
思汲古茲集雖在少作已追古人九成乃終一簣不已  
他日者騁妍抽思含英咀華探源風雅之林取材宏富  
之域必有皦然以明卓然以立者積學旣久清光大來  
得昌黎之一言祛世俗之三蔽非君之所難也是余之  
所望也黃初已遙白望相尙曷哉季英幸毋易所趨向  
哉

有眞意齋詩集序

璵與陶君卿田交十年矣停雲八荒離合非一晨赧千里光采相望歲當元黠客寄賁隅時相過從輒共談讌成式題襟於漢上仲宣作賦於秦川君乃悉出其詩屬爲之序夫詩者持也持其志則不忒序者抒也抒其實乃不誣欲知其人請事斯語則請徵厥生平證茲篇什可乎爾其誕異黃菌揚芳紫蓀初表慧於觴牒卽蘊輝於璵璠烏烏反哺脊令在原同心鄂韡之棣樹背忘憂之諉在母爲令子在弟爲哲昆甘露下庭德星曜垣此

倫紀之悅豫也故其詩溫然而摯肫然而敦若夫烽燧  
江海兵戈歲年子美之歌同谷嗣通之賦陝原感時撫  
事舒憤暢言仰觀宇宙原本山川有風雲之決潏非月  
露之流連呦餽自憲陵厲無前此懷抱之慨慷也故其  
詩若霜筩之激越如雷鼓之填齎至於遨遊幕府纏連  
旌帛劍歌玉具杯拓金戟男子張君嗣之盛名丞相平  
津侯之上客奏草風晨檄飛霜夕而猶雍容獻歌耽翫  
文籍穆之揮手於牘記劉惔棲心於泉石此韻致之高  
雋也故其詩抗清風而直上類浮雲之自適且夫丹黃



鱗次緇素蠅螭羽陵無蝨脈望可仙蕭勵之書三萬崔  
儻之卷五千神契超而獨會精理得而猶挈莫不陶冶  
貫串冲融折旋此學殖之宏博也故其詩煜然而綺組  
合鏘然而金石宣其學行也如彼其文藻也若此固足  
以狎騷雅之槩敦張中原之旗鼓矣而君憮憮遠引深  
藏若虛子雪守其太元楊綰恥於自白則其希志千載  
抗懷八區振衣霄漢之上曳履埃壙之表者溟滓魚邈  
吾又安能測其所至哉琅質類康昏詞慚藻飾而松柏  
相悅性情靡間蓬蒿遠旅蹤跡猶同遂自忘其茆愚輒

不慚於稅導敷述無當重慳可知所冀哲人亮其迷瞶  
而已

隨山館叢藁卷二

山陰 汪 琬 玉泉

姚習菴遺詩序

夫獻之不作更調牀上之琴子建有靈至索夢中之序  
古之人以文章爲性命感生死之契闊往往懷天末之  
夙契念春餘之墜歡惜其葩華益以僂喑況復崔曙一  
星不明於身後橋公三步彌悲於腹痛哲人遂無中壽  
之子竟不永年如吾友習菴者得不爲之悲歎哉習菴  
幼偶玉魄長識金奏認環著其夙慧削簡疲於盛年至

於聲律尤所專嗜。粹掌自勵。脫眉不知歲。乙巳余識之。  
友人座中覺孟嘉之小異。奇王基於童年。杵臼定交。鉛  
槧作介。蓋雖千里之別。數載之久。凡有所作。皆以相聞。  
或爲定五字之譌。或爲正三事之誤。但有商榷。皆能虛  
受。故其篇章日就完美。前年余遊惠州。與君別。且兩載。  
登白蘋而騁望。長懷美人歌青楓。而忽來輒驚噩夢。君  
素善病。心竊疑之。戊申之夏。余歸廣州。筆硯重親。履基  
相接。方謂作平原之飲十日。非多題。漢上之襟一言。均  
賦。而君爲城北之徐僕。是道南之阮衡。宇相聞。過從遂

疏自歸後一再見而君已奄然物化矣嗚呼悲哉君平生所好文字爲深結習不除晨昏無間萬言賦海不以爲多三語作掾每嫌其少曩見所著已復哀然余旣與蘭交思編竹素託於知己徵其遺文而奚奴不知檢藏錦囊都已散佚王右丞之詩筆篋笥不留楊子雲之法言書詁可覆斯又極文人之餘厄爲有識所深悲者已所幸敬禮小文嘗以相示相如遺草不至盡亡因卽寫定都爲一編名之曰姚習菴遺詩非以矜極元之奇觀固將存香齋之真集也嗚呼文采未泯豹已死而皮留

芳華不消磨成塵而香在護書簡首用告將來

周篠綠詩集序

代

吾鄉周篠綠先生平園後裔繡嶺故家幼抱金心長著  
瓊異愛蓮著其清節漂麥表其嗜學文筆哀富屬辭注  
射至於詩律尤所專長軋軋乎侔侔乎有八米之稱四  
靈之目焉端明旣歸道山相如遂無遺草霾上市於塵  
塋沈懸黎于淵水知其名者惻然傷之華子篠南以後  
進之英絕慮靈光之就湮訪其遺詩備歷年所獲韓集  
於洛下得論衡於帳中起之燼餘收其散帙都爲一集  
鋟木以傳而屬某序之於時距先生之卒幾卅載矣某

惟文章之事夫人能之究尋端緒輒乏完美蓋墮螭者  
累於格擅釀者拙於言乏性靈之真則會意不遠抄山  
川之助則負聲無力循覽斯集旨趣可求約而論之其  
美有四蓋其含貞抱樸鮑龍跪石而吟浴德煬和淵明  
引觴而樂惟有醇德故無卮言吐氣若蘭高情張日譬  
之古調迭奏每聞祝續之音別裁不渝無慮諸子之製  
是曰正音之流其美一也若夫不樂家食迺歌遠遊蓬  
累而行須慮可坐越蘄黃之地泛衡湘之舟覽全楚之  
山川作諸侯之賓客白蘋浦冷長懷屈子之靈黃鶴樓



高大有真人之想吳趨不詠楚豔斯彰是曰遊覽之致  
其美二也道路迢遙言懷鄉里兵戈阻絕投老江關來  
日大難浮雪燦忽食餒餽而味短曳倒頓而行遲王粲  
懷歸遂有登樓之賦杜陵作客高吟幕府之詩當身世  
之激昂益聲情之跌宕卓犖爲傑其美三也行滕就解  
下澤來歸窮巷授經閉關卻掃於時疾疢遂致喪明方  
瞳未成乃嬰邱明之厄清臚不眺彌益師曠之聰不謂  
心盲何傷耳學弟子讀柱下史聽可據鯽諸生傳壁間  
經辭皆口授皆滅可以休老返視所以凝神閉居大安

嘯詠自適寤歌愜柴阿之好策杖賦田園之居惠山之  
泉獨清有如吟思曲水之亭尙在又見詩人脫然畦封  
其美四也某滿猶末學步趨後時未嘗撰杖而前徒有  
執鞭之慕今迺暢觀鉅製獲與校讎莫名愜志之私竟  
作引惶之導卒爾弁首良用愧心劉舍人有言茫茫往  
代旣沈余聞渺渺來世儻陳彼觀請以此語質之華子  
并告後之覽斯集者

卧思軒詩集序

卧思軒集一卷金壇于君某之遺詩也君以崔盧之世  
族滯屈宋於衙官鳳毛自奇驥足靡騁顧夙嗜篇翰每  
多賞悟性情所寄未能忘言興會之來不以力構望古  
遙集敷文奏懷往往振清響於霜飈抗逸情於雲壑焉  
尺波既馳恆榦云化鬱李彪五韻之才應崔曙一星之  
識茂陵藁在嗟琴臺之已荒昌谷篇殘將錦囊而俱佚  
君女晚香女士受伏生之經訓藏平仲之遺書鏡檻晨  
編銀缸暝寫白日埽粉蟬之迹碧天留老鳳之聲輯其

叢殘付諸摹泐九原可慰一卷長存以視惠班之續父  
書蔡女之傳家學居今準古殆云勝矣王仲郡丞與君  
有連示余斯集詳述顛末屬書首簡雖杜甫平生未識  
李君之面而桓譚後世足知揚子之心旣感于君之才  
復嘉女士之志申豪端牘序之云爾

篋谿詩集序

於禱此亡友金陵吳君九鵬遺詩也宿草已生筆花猶  
在作茂政遺文之序是在友生誦陸機歎逝之篇能無  
流涕君辨延陵之樂系出名宗飲建業之江生多夙慧  
探萬卷菁華之赜住六朝佳麗之區褰衣幕府之山古  
懷遙集打槳秦淮之水逸興遄飛擊銅鉢而聲涼入錦  
囊而句好劉楨鄴下嘗詠朱華杜牧揚州閒拋紅豆此  
一時也旣而麻衣逐隊席帽隨身逼哀樂於中年感衰  
遲於壯日八叉賦好誰識溫岐千佛經成偏遺張倬未

免受嗤俗目成答賓戲之文抑鬱予心作畔牢愁之賦  
惜芙蓉而開晚詠燕子而巢危此又一時也然使羅隱  
工文不登科第仲舒績學長樂家園雖瑄璩以難堪究  
端居而無恙而乃秦川公子遭值黃巾遼海高人飄零  
皁帽重溟遠涉爭微命於魚龍舉室遐征分餘糧於雁  
鷺三吳地遠何處家山五嶺天低頻年瘴癘每看花而  
濺淚時對酒以悲吟此則庾信江關蕭瑟暮年之作杜  
陵身世艱難閒道之餘君之遇日以窮而君之詩益以  
工君之身亦以病矣茲者蠹枯羽化已作神仙豹死皮

畱尙存文采哲弟繡谷編排蟬節痛惜鷁原將付手民  
屬題首節追維疇昔曾同河朔之杯顧念生平方畲秣  
陵之札夢靑楓其宛在念白雪以誰知敢咨后言輒爲  
嗟引於虞千秋可託愧無元晏之高名一卷長畱終有  
桓譚於後世

陳奎垣如不及齋文集序

近世爲駢體文者夥矣鮫錦家織蛇珠人握瑯琊極於  
文圃繁敷交庠藝林大氏獵豔楚騷取材蕭選首塗魏  
晉方軌齊梁沿任沈之餘波推徐庾爲極則若夫九變  
復貫八音迭興激如繹如振金玉之奇響美矣備矣揚  
黼黻之華藻則李唐之代大有人焉而惜乎學之者寡  
也吾友陳君奎垣通眉表奇焯掌嗜學讀書萬卷搖筆  
一枝篤志簡編忘風雨之如晦抗心著作擬雲霞之在  
天閒嘗出其如不及齋甲集示余雍容得中俛仰咸妙



蕭勺曩製統大魁而爲笙杼柚予懷若中原之采菽雖  
體兼眾妙而志慕唐賢擷文粹三百年之華成樊南四  
六集之作彬彬乎纒纒乎殆所謂偶假鑪錘自成馨逸  
者歟夫以水投水當辨其淄澠學山至山勿迷於嶧蜀  
論夫製作古不一途究厥指歸理無二致是以導源碣  
石詎覩向若之奇驗崑侖未識扶輿之大造乎登岱  
宗之日觀則五嶽避行挂溟渤之雲飄則萬流咸赴豈  
非以皋牢廣博包孕宏深始足以稱鉅觀極遐覽哉六  
朝之文碣石崑侖之比也三唐之文岱宗溟渤之喻也

君達變識次循流溯源樹幹典訓之區舉芳謨觴之祕  
風骨彌上仙心益超所爲文章知必有進於是者而卽  
茲一集衡以千秋固已可接武古人無慙作者已瓌偶  
披佳製載賦遠遊胥疏江湖坐荒學殖有愧淵明之賞  
析殆同靈運之空疏而猶遠辱手書屬題首簡豈陳思  
之遭敬禮輒命定文非元晏而遇太沖詎工作序祇以  
詞章嗜好不異酸鹹學術生平略同甘苦信修有素唐  
突無嫌遂因誣諉之勤勉效引嚙之導同時楊意幸窺  
司馬之高文異日揚雲母悔雕蟲爲少作

磨盾餘譚序

同治三年官軍旣收金陵洪逆餘黨僞侍王李侍賢僞  
康王汪海洋由江西福建以趨廣東大府奏以布政使  
李公福泰督師會江閩諸軍剿之戎旃啟行賓幄翹俊  
時則吾友朱君穎白膺參佐之職隨旌麾以行號盛府  
之元僚比行軍之司馬飛書走檄理叶韜鈴決策運籌  
功參帷幄天狼旣射地雁不飛越七年正月賊平君乃  
述所見聞綜其始末記清溪弄兵之事仿順昌戰勝之  
編分以十篇都爲一卷號曰磨盾餘譚紀實也或謂大

事小事魯史與書首功次功漢廷著議自秣陵克復桑  
蔭告成渠魁就戮肺附失勢彼康侍二逆者金魚假息  
檻獸亡魂力難魯縞之穿情異唐弓之合兩雄不下二  
難相尋遼海之待袁譚嫌疑已起蒲山之謀翟讓間隙  
自生苟奮前茅何難破竹乃猶張皇師眾繇歷歲時八  
校尉之連營五諸侯之勁旅待其內潰因以成功以此  
論之其足以較定蜀之勳勞倣誅吳之紀錄乎不知難  
易者勢也通塞者時也時有久暫而功要於必成勢有  
重輕而事期於有濟以彼積年逋寇致死凶鋒邀結猶

數十萬人蹂躪越三千餘里迹雖雉竄氣尚鵬張況五  
嶺之奧區連百蠻之絕徼若勿翦其滋蔓阻彼橫流萬  
一劫燼復然娛氛遙煽安知孫思雖滅徐道覆不復猖  
披師乞已誅林士宏無能嘯聚然則是役也師行之利  
鈍卽嶺表之安危舉凡山林險易之殊戰守後先之略  
戈甲堅瑕之故鉞鐸進退之機皆將以供考鏡於將來  
備撫捋於別史則夫茲編所紀又豈徒然而已哉君握  
奇手鑑記事心珠鉉次則簡而能賅持論則覈而不鋏  
山川燦列米聚成圖歲月編排絲牽有序員興宗之書

采石本末具存郭士甯之述蜀川表章斯在以之傳信  
良以不誣然而戎幕三年蠻荒百戰平原太守未彰李  
萼之功蠻府參軍祇效郝隆之語願策勳於柔翰聊消  
耗其壯心斯又撫此一編可爲三歎者已嗟乎半生猿  
臂已負功名三寸雞毛徒勤箱篋策機宜於河北誰知  
杜牧之罪言紀戰事於淮西是亦昌黎之大筆

送鍾雲卿都轉乞病歸巴陵序

夫心希至道則軒冕不爲榮志慕冲虛則圭組不能繫  
是以穀城踐約親祠黃石衡山訪道力謝紫衣脫屣朝  
市之間振襟烟霄之外黃鶴一舉紫緇萬里將求長生  
之要詎爲好爵所縻緬彼古風求之今日其惟兩廣都  
轉運使巴陵鍾公平公以四窗八達之才兼十匠九柯  
之識文儒作健壯歲從戎治兵倅蜀水之刀轉饒足晉  
陽之穀殲飛燕之妖眾復列雉之堅城浣更盤錯彌彰  
勞効積功擢漢陽知府護漢黃德巡道琴隨一鶴符剖

雙魚治狀聞於

九重歌頌徧於四境勲庸日懋

宸眷天臨乃移漢北之旌旗來總嶺南之鹽鐵公於是  
戴星判牘飛雪置軍振以紀綱起其彫弊鹽官二十八  
郡漢張林之均輸權錢六百萬緡唐劉晏之條制上裨  
國用下益軍儲近歲以來罕聞其匹旣而兼陳臬事綜  
勵官方羅結總三十六曹孔殲廩百廿八族仁施雲覆  
譽望風馳

中朝以公望交推大府之刻章正上而王微身世素少



宦情許掾生平獨多道氣棲心玉簡之悲抗志金臺之  
文於時維摩丈室偶示微疴會稽尺組遂辭華裘倜倜  
焉綽綽焉可謂抗迹雲閒騁懷震表者矣是舉也人知  
公之高舉遠引無意於功名不知公之蘊真煬和有志  
於元奧也人知公之遺榮超俗無愧於古賢不知公之  
激懦起廉有功於世道也今夫不忤不求者詩人之達  
旨知止知足者老氏之明訓古之人解組誰逼懸車有  
期非矯情以市名固難進而易退迨乎晚近異乎前聞  
往往卽已懸腰車猶生耳笑邴曼容之不仕求羊元保

之好官朝露將晞夜行不息今公超然高蹈卓爾不羣  
視富貴如浮雲以道義爲芻豢茲風旣扇當世咸聞使  
驚名者息躁競之端居位者知廉靜之操豈非流俗之  
鍼砭而達人之渠臬乎朔風在旌諏日啟路臺省誦覲  
若之法士民歌統如之謠琅胥疏江湖溝猶塵土嘗辱  
牙曠之謬賞俾厠鄒枚之末賓雖叔度遠遊虛叨徵辟  
而周璆知己幸得名賢當車騎之戒途託箋翰以達悃  
我知宏景早通丹訣之九還人望謝公或爲蒼生而再  
起

送友人之吉安序

昔修期有殺賊之稱王粲述從軍之樂男兒作健壯士  
爲儒其來久矣某人生秉異姿少有奇氣年十三而學  
劍卷五千而讀書唱龍泉知己之言作燕領封侯之想  
往歲廣西之警嘗在右江道張公師中投謁軍門從征  
蠻徼銅鼓響大藤之峽旌旗隨細柳之營所志未酬慨  
然遂返驂騶不試蹴踏風塵鷹隼橫飛蒼涼霜日今年  
秋以贛南道汪公之招復治急裝將赴軍壘斯時也天  
清野曠木落風高劒匣蓮花有英雄之氣旗亭楊柳無

離別之悲杯酒一斟歌詩互唱送故人之西去邈此豪情談上將之南征增其壯志瓌以通家之好有撫塵之歎未盡離樽先疏短引山川此去好尋新建之碑道路何如早過梅銷之嶺

癸酉正月五日游花埭詩序

花埭在珠江之西南距廣州十里許居人以執花爲業  
士夫園亭亦多在焉樓臺繡錯卉木綺交青序初臨紅  
芳相映羣芳拾翠者咸集於是圖經所傳名實舊矣同  
治癸酉立春前二日朋儕見招游事伊始出魚藻登鷁  
舟錦帆旣張舉酒相屬衣白袷而微暖水綠波而欲潮  
曾未逾時爰至其所川原曠其遐矚風日助其暢豫陽  
和棣通芳郁萍布士女襍還管絃遠聞倚裳意行游屐  
幾徧旣而夕日將落晚潮漸生嚴城遙隔輕舟亟返聽

鼉更之告警破魚鑰而啟扃迄還所居漏已再下夫四  
美備具百年罕逢是以會稽歡宴無間親知輞水勝游  
必招素友況乎正月五日適副斜川之期君子九能竊  
希垂隴之會賞心樂事遊目騁懷豈可自吝篇題不恩  
閒寫者乎將摹春泛之圖先賦花游之曲諸公旣斐然  
有作賤子亦率爾繼聲匪侈邀頭聊供拊掌是日同游  
者彭南屏林子隅兩太守胡敬甫蘊玉仲兩郡丞馮雲  
伯大令戴芸堽俞溥臣陶卿田三上舍盧海樓都尉也

衡華閣詩序

衡華閣詩集子友俞君溥臣譔道光癸卯遇君廣州時  
君年十九余才十七耳見君詩筆清拔便語之云他時  
此事會須見推特媿鄙人未足驟靳君笑而不禽遂相  
結契朝夕過從未嘗疏閒繼以流宕還復睽隔而信使  
往復撰箬必聞日異月新良用傾倒庚戌君還廣州更  
共晨夕乃出所作編錄相示藻采雲屬清詞泉湧信藝  
苑之鼉采文囿之夜光也以夙昔雅素真奇相要贊美  
敘述何容多讓聊爾書此以爲笑樂標榜之責非所敢

知



劉恭人壽序

代吳少村中丞作

昌壽昔官嶺南與嚮亭太守以同官之誼有撫摩之好  
嵇阮朋交時入巨源之座鍾郝禮法每聞濟尼之論蓋  
其德配劉恭人閨範可則壺儀不謬固已耳熟而心識  
之矣今年七月十有四日恭人六袞壽辰太守之賓客  
寮案將謀所以稱壽者而郵書豫中乞昌壽爲之序昌  
壽嘗讀荀子曰美意延年又記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  
蓋壽者疇也將徵中和之德侯其禕而必資內政之輔  
是以誦燕喜者歌令妻賦雞鳴者詠偕老風人達旨固

如是也恭人糾組式訓珩璜節行溫慈惠和兼有四德  
婉孌淑慎固非一端今將誦無違之箴以耀有煒之管  
則請舉其相夫子者言之其猶詩人之意矣乎夫其潔  
齊酒醴整飭筐筥所以佐追遠之誠也治餐肅客雜佩  
問賢所以助親善之義也覆錦被而戒華御布裳而示  
儉所以成廉吏之清也風煦被乎熒子河潤逮於戚鄣  
所以廣仁人之澤也而尤有不易及者初太守試宰韶  
州之曲江值巨寇何陸之亂眾十餘萬圍郡城太守撫  
絃登陴契箭誓眾固不復以家室爲意矣而恭人方在

官舍所親有以避賊爲言者恭人曰令長守土義不可  
去婦人從夫獨可去乎今寇警方逼人心易搖奈何紛  
紜以爲民望也忼慨大義激昂片言釵笄覘靜鎮之風  
巾幗有狗忠之志是雖重賞募士而項邑獲全女丁乘  
城而平州不下者亦何以過哉又太守宰番禺時以楊  
信而抗烏維如豐州之叱梅錄長吏留西河之館士民  
舉東洛之旛市人大譁變邸晝閉虜意叵測咸以爲危  
恭人曰彼以孤軍遠託中國詎不知眾怒難犯乎度方  
就款未敢敗盟我之詞直保無他慮今日洶洶勢翻疑

沮不越旬快便當禮送矣已而果然坐爇樞機如操矩  
券以視錦車持節知元貴靡之情懿筐繡佛祝呂溫州  
之返用今準古斯爲勝矣其懿行也如彼其明識也如  
此是則雀釵九朵敷耀首之華鴻案百年衍齊眉之慶  
康彊逢吉樂易永年夫固有所以致之者也茲者金飈  
扇涼玉宇薦爽錦屏方設書雲笈之七籤綺席旣張晉  
霞漿之九醞吾知其閒必有吹雲和之笙擊湘陰之聲  
者輒仿樂府壽人之曲爲詩一章俾歌以侑觴曰鳳凰  
于飛和鳴歸昌媿媿淑人懿惠孔臧作嬪太原金玉其

相瑟琴靜好黻佩矜莊天錫純嘏富貴壽康常儀恒耀  
須臾有章我歌太霞以和八琅君子偕老長生未央

金淮生粟香四筆序

江陰金君淮生初纂粟香隨筆四卷已刻行矣既復三續其書又各四卷綜其前後都爲一十六卷舉以示琬督爲之序君之與琬雖升潛殊迹而真奇夙契羣微鄙製誼不可饒爰廼披覽始終闕尋怡趣究其體要有四善焉窮運之微祖惠安仁之紀門風數典不忘誦芬無數袁宗世範曾氏庭聞衍繹義方聿闡之推之訓君之尊人時方專陋先懿永傳范喬之碑是曰述德其善一也宦就養學異鄉睽懷故里念松楸而懸跂詠桑梓之必恭髫髻

之所釣遊戚郤之所還遑陳留風俗追溯其盛時襄陽  
耆舊或傳其軼事是曰敬鄉其善二也影纓海隅沿牒  
嶺嶠覽郡邑之據衝審山川之紆險夷吾五施之士辨  
厥物宜裴秀六體之圖明其阨要塞舉凡劉恂錄異去  
非代會休符之記風土成大之志虞衡莫不薈萃今編  
茹涵眾製皆足助興除於從政資攷鏡於異時是曰經  
務其善三也若夫名宿篇題朋遊文藝相如封禪之橐  
長吉奚囊之詩備用搜羅悉加甄叙焚膏五夜不辭掌  
錄之勤殘錦三尺故是心霧所寄千秋攸託不泯聲塵

九原有知亦當感涕。是曰闡幽其善四也。夫子家之書  
丙部所錄古音作者大都斐然而輓近以來胙說讐言  
街談巷議紛綵蚩鄙時亦有焉。君之此書用力既勤擇  
言尤雅弗假聲悅浮譌之飾不蹈米鹽凌雜之譏可謂  
粲乎可觀繁而不厭者已在昔明清纂錄衍其餘話公  
謹雜識極於別集率皆書經四續文彙一編而君才尙  
有餘勇猶可賈輟軒質問揚子雲之用心市肆閱書王  
仲任之誦憶繼自今更勤香輶益轅熒富夷堅支志癸  
記增其卷袞成式雜俎西陽彰其沈博於以綜合曩作



蔚爲鉅觀琅雖頽然老乎猶將盡讀之而更序之也

送冒哲齋歸如皋序

人貴有所立士立志仕立事苟有所立窮達毀譽弗論也窮達繫於天毀譽出於人有立與否則已爲之而天若人無與焉如皋冒君喆齋官嶺南初宰潮州之普甯潮陽其政宜民民亦宜之會泰西人求入潮州城朝命大吏莅其事以君素得民心詔隨以行當是時人以爲榮旣而移縣者二分司潮離者再守廉州者一寢通顯矣忽被劾失官當是時人以爲屈官罷居廣州數年閉門謝交遊與書史相斲夕無幾微不平見於言面

今年將挈眷歸如皋觀其色若以退休故鄉爲樂者賢  
勞之久當起而蹶常情宜不釋然而君顧能若此可謂  
難矣雖然此皆境之外至者也無所怨尤達者能之此  
不足以盡君君官守令數十年廉而勤所至士民懷之  
而潮人尤稱其賢去之將十年廣州人或至潮其士民  
必詢君安否以爲欣戚仕宦者多矣君乃得此於士民  
非在官之時有所立於事而能之乎夫能立於事者必  
有得乎其中有得於中者必能輕乎其外繼自今其蹶  
而復起歟其必更有所立可知也其伏而不出歟昔之

所立亦足以祿於當世矣。冒於如皋，故名族也。先世遺蹟，水繪樸巢之屬，當猶有存者。浩然而歸，澹然而居。山巔水涯，以耕以漁，守已樂道，不問其餘。則夫疇昔所遭窮達毀譽，外至之境，固無異於飄風之鳴，眾寡浮雲之過太虛也。而何足以動其心乎？余與君交爲日久矣。今將遠別，意不能默而已。故爲文以贈其行。雖然，以君之才，當今之時，而使之自放於山巔水涯，也是果適然之遭，繫於天而無與於人也哉。

花影吹笙詞後序

花影吹笙詞二卷賁隅葉蓮裳先生所作長短句也琰昔當弱歲僑寓茲邦以士衡入洛之年有向秀鑒稽之志時與喆嗣蘭臺黃船昆季撫塵結契數祗論文輒於譚藝之餘旁及倚聲之作往來伯仲匪獨大山咀嚼宮商爭歌小海於時先生娛燕家衡相羊石林閒與品題或垂賡和少年跌宕衣慘綠以追隨老子婆娑譜鞋紅而按拍羌導馭夫先路用提倡平後來今集中柳眼一詞卽爾時所作也星榆歲闋風絮輜浮悵羈旅以遠遊

惜墜歡之難續悲歌塵土多洛陽緇素之嗟契闊山河  
感杜陵老蒼之句今年冬蘭臺昆季將刻先生遺集先  
以詞藁付刊距賦柳眼詞時已將三十稔矣管裁嶰谷  
猶聞老鳳之聲簡出羽陵不受枯蟬之靈屬相讐校兼  
綴蕪言琅自問墜蟬詎工揚摧顧念尺波徂景基履可  
思丈室侍言衣珠如授吳夢窗之手藁曾許傳看沈義  
父之指迷舊聞緒說準斯而論其敢以不文辭乎夫詞  
者樂府之餘波詩騷之別子也佩荃蓮類原本性情采  
菽中原亦資學殖先生醇聽執古葩華切今探龍威之

祕函捫麝篆而皎夢加以宅衷肫摯寓意芬芳祭故人  
馬鬣之封百齡心在掣中夜鰈魚之淚一往情深張衡  
則晏歲工愁伯業則暮年好學是以出其餘技運以精  
思正則之賦離騷美人寄託蘭成之銘思舊悲谷蒼涼  
認絳蠟以分明吹紫簫而嗚咽雖翦紅刻翠夸目尙奢  
而轉綠回黃深心若揭是則織九張機之錦釵費相宣  
繰一絡索之絲纏綿無已聆音識曲足知琴雅之微減  
字偷聲非僅遜家之勝者已茲者問山亭而無恙世傳  
趙郡之名家飲井水以能歌人寫屯田之妙製鶴在陰

而留鵲鳳片羽而知珍卽此一編已堪千古而瓌少承  
鴻獎終類鯢居江湖聽杜牧之箏烟水冷蘋洲之笛披  
尋綺語悲東澤以云亡俛仰生平望西州而太息勉題  
簡末追憶典型吮豪弄墨之餘蓋不禁倜然以思惘然  
以感也



秋夢龔詞藻題辭

春綯萬紅秋寫一碧露痕泣晨赧影媚夕此明麗而華  
潤者詞家之格也闌檻花外樓臺柳陰衣香有無簾波  
淺深此幽靚而縣邈者詞人之心也心內凝而立格格  
外邈以寫心言則兩端極無二致然而冶靡者傷其氣  
勝飾者短於情縱有偏長詎云妍唱求其金皆辟灌玉  
不瑕疵合表裏而一規備情文之雙美則吾於蘭臺戶  
部秋夢龔詞幾見之矣君生有夙慧少工倚聲曩嘗招  
邀友朋更互酬唱珎黎綠而七采機流黃而九張極深

研幾侔色揣稱含豪自遠抗手無輩旣而讀書中祕橐  
筆

禁近捧錄黃而夜直肅佩紫而晨趨咸以爲詩人告勞  
茲事當廢矣而君雖處清要不忘精進往往按遼家之  
遺韻叩簫譜而求音妙抒襟靈自成馨逸其耽嗜也如  
彼其顓至也如此宜乎仙心獨超而風格彌上已頃者  
謦輯所作錄爲一編出以示蒙命之摧定覩冰蠶者咸  
驚五色闕霧豹者匪止一斑真奇相要賞會無閒應求  
之雅斯在標榜之誚何辭用是綴以卮言暢其琴趣焉

方今服領以外人文蔚然獨詞之一途作者蓋寡英絕  
領袖豈無其人翫春翹而有思啟夕秀於未振則大範  
圍羣雅提唱後來者其在君乎其在君乎

小樊川詩集後序

右詩二卷亡友金鎖杜季英之作也咸豐丁巳島夷犯廣州季英居城中中飛礮死其兄仲容哀之取所爲詩文叢藁悉屬之篋中越三年余自東官還廣州從仲容索所遺詩得季英自定詩一編約二百篇卷端有余所爲序題曰小樊川詩藁又叢藁百數十紙塗乙凌襍爲之審視整齊又得詩若干篇鈔爲二卷以授仲容俾刻之未幾仲容歿其妹壻張大令璿以剗剔之事自任官事牽率又不暇以爲迄於今二十餘稔矣季英爲人孝

弟於友誼甚篤又嗜學能文章願以早世無所表見其  
一生心血所寄僅此區區數百篇之詩其忍使之久而  
就湮蕩爲飄風而化爲飛塵乎今冬人事稍暇因覆加  
審定爲之鋟版以冀萬一之傳焉當咸豐初季英自定  
其詩余爲之序季英甚喜手錄卷中故今仍刻以弁首  
從其志也嗚呼季英之生二十五年爾其詩已卓然可  
傳如此天生此才似亦非無意者乃旣生之復暴摧折  
之卽此區區數百篇之詩余雖力而存之而又無名位  
氣力以發其聲光則其傳不傳固未可知也卽幸而能

傳於季英又奚益乎然而布衣兄弟力所能爲者則止  
於此矣嗚呼悲夫

書鈔本續酌古論後

此書得於廣州市故書攤中作者自署雁水老人不知其名氏論凡二十篇自序謂續陳龍川酌古論而作其論趙宋之事以爲漢和匈奴唐和吐蕃回紇而宋之儒者乃舉一和字以劫持朝廷至國亡而不悔其言殆有所爲而發然而偏矣終宋之世敵國凡三北宋之與遼本與國也南宋之與元本無隙也理可以和南宋之與金不戴天之讐也理不可以和宋人爭和戰者大氏在南宋之初其時徽欽蒙塵韓岳諸將勦力疆場中原之

民不忘本朝於此時而亟求和於敵此高宗之私與秦檜之奸忠臣義士所爲流涕扼腕以爭之者也若北宋之與遼和南宋之與元和當時士君子固未嘗出而力爭奈何謂宋一代之儒者舉以一和字刻特朝廷哉且國之興衰視其自立者何如耳不能自立而徒以議和爲苟延旦夕之計遠則六國之於秦近則南唐之於宋其割地貶號稱臣納幣亦可云不辭卑辱矣究何益於興亡之數乎宋之君臣於其不當和者汲汲以求之而於其當和者則敗盟拘使以召兵而啟釁其誤在於不



審理不度勢而非不議和之咎也且南宋之初阻和議者多矣而卒出於和朝廷又何嘗受其刼持哉以是而罪宋之儒者是深文之尤也已然則如張魏公韓侂冑之用兵果皆是乎曰是又不然其初固不當和旣和之後諸大將或死或廢兵氣衰矣中原之民久爲敵有無復故國之思敵無他釁已無良將而橫挑強敵自取敗衄與南宋之初時異勢殊固不可同年而語也論事者必審理而度勢論古人之事若是論當世之事亦若是逞一己之偏勝口說以快胸臆以之論古人失於偏而

止耳慎毋以之論當世之事哉

隨山館叢書卷一